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侯方域文

朱鳳起選註

務印書館發行



文域方侯

朱鳳起選註

學生叢書國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文域方侯

註選起鳳朱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紙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HOU FANG-YUEH'S ESSAY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CHU FENG CH'I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序言

侯方域，字朝宗，河南商邱人，生於明萬曆四十六年——公元一六一八年——歿於清順治十一年——公元一六五四年——年纔三十七歲。

明代當神宗末了，朝政廢弛，廷臣紛立門戶。天啓中，太監魏忠賢執政，大興黨獄，朝宗的祖執蒲父恂，叔父恪，都以東林黨關係，先後罷官。莊烈帝卽位，誅魏忠賢，復起用侯恂。那時朝宗纔十一歲，隨著父親至京師，所以他很知道中朝事，尤其熟悉君子小人門戶的緣故。

崇禎十二年——公元一六三九年——朝宗二十二歲，應試金陵，和復社

名士陳定生、吳次尾等結交。那時候魏忠賢的義兒阮大鋮，屏居金陵，想法復用，陳吳等作留都防亂揭討其罪，大鋮想朝宗替他緩解，便教他的門客王某交權

朝宗後來被朝宗覺察了，立刻不和王某往來。又嘗和復社名士置酒高會，縱論天下事，談到阮大鋮，便戟指痛罵。大鋮知道了，恨朝宗刺骨。崇禎十六年——公元一六四三年——李自成破京師，南都擁立福王，阮大鋮用事，爲了舊怨，又大興黨獄，想盡殺朝宗等；朝宗乘夜出走，初依蘇松巡撫張鳳翔，大鋮檄捕甚急，更走依史可法。弘光二年——清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又走依高傑，傑被許定國殺害，朝宗便到宜興訪陳定生，就在定生家被捕。清兵南下，獄得解。他的父親在崇禎間起官後，曾兩次入獄，到了這年，父子二人纔回商邱故鄉。清順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年——又受當道的逼迫，去應鄉試。他這樣的遭逢亂世，又感於前朝之滅亡，因此呂邑致疾，不久便病死了！

朝宗是富於天才的人，胡介祉說：『方域生有異質，侍父京師，多爲賢公卿所賞識，謂彊記可比漢張安世，幹局可比唐李文饒，足稱膏飫才子。』邵長蘅說：『末年游吳下，將刊集，集中文未脫藁者，一夕，補綴立就，人益奇之。』但他生長

宦族，所以行爲是很浪漫的，年輕時，他祖父教諸孫讀書，很嚴厲，他每領季弟逃出去選伎徵歌，江藩撰黃宗羲傳，記朝宗狎伎的事，說『在南都時，見歸德侯朝宗每晏以伎侑酒，宗羲曰：「朝宗之尊人尙在獄中，而放誕如此，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侯生性不耐寂寞。」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耶？」關於他的性情，邵長衡撰侯方域傳，有下列一段的描寫：『方域儻蕩任俠，使氣好大言，遇人不肯平面視；然一語合，輒吐出肝肺，譽之不容口。振友人之阨，不憚千金；然亦喜睚眦報復。』

朝宗一生的經歷行爲性情，大概如上所述。他因爲性情浪漫，少年時溺於聲伎，到了壯年，纔知懊悔，發憤爲古文詩歌，所以他題堂名作壯悔堂，稱他的文集爲壯悔堂集；他與任王谷論文書說：『僕少年溺於聲伎，未嘗刻意讀書，因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皆從嬉游之餘，縱筆出之，以博稱譽，間有合作，亦如春花爛漫，柔脆飄揚，轉目便蕭索可憐。』這雖然是他自謙之辭，但對於

他的文章，表示不滿者，也未始沒有；黃宗羲著陳令升先生傳引陳令升的話說：『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以言名世。』可是這話未免落了文以載道的偏見，不是平允之論；至於後來講究文章義法的桐城派，對朝宗自然也是表示不滿的了。

但也有竭力稱揚朝宗的，邵長蘅說：『明代文學，自嘉隆諸子，貌爲秦漢，稍不厭衆望，後乃爭矯之，而矯之者變愈下，明文極弊，以訖於亡，朝宗始倡韓歐之學於舉世不爲之日，遂以古文雄視一世。』徐鳳輝說：『方域步驟史遷，而才足以運之，故行文矯變不測，如健鶴摩空，如鯨魚赴壑，讀之目眩魂驚，令人嘆絕。』

無論攻擊他或稱揚他，都不免有偏頗籠統之處。我們要知道朝宗的文章的真價值，先須明白明代中葉以後文學變遷之迹。

明代文學，從宏治七子——李夢陽何景明徐禎卿邊貢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亦稱前七子。——嘉靖七子——李攀龍王世貞徐中行宗臣梁有譽謝榛吳

國倫，亦稱後七子。——提倡復古，以艱深鈎棘爲秦漢之法，流弊所及，摹擬剽竊，日就窠臼；其後公安三袁——袁宗道宏道中道。——力排詰詬聱牙的文體，矯以清新輕俊，稱爲公安體，但戲謔嘲笑，流於卑陋；竟陵鍾惺譚元春復矯其弊，變而爲幽怪詭異，號爲竟陵體；文體愈變愈下，無怪邵長蘅要說：『明文極弊以訖於亡』了。

朝宗雖享年不永，成就未宏，但他的文章，才氣奔放，自然流瀉，比較公安竟陵，固然有霄壤之隔，就是比較之前後七子，也有上下床之別。他曾攻擊那時所謂返乎秦漢的僞古文，說：『高者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他又說：『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所以他的文章，雖從嬉游之餘，縱筆出之，但他的長處，正在於直據胸臆，信筆寫出。

總之，朝宗的文章，爲有明三百年文學之後勁，同時開清代文學的風氣，在中國文學史上，自有他相當的位置，我們是不能不讀的；而况他是明代遺民，那

些記事文，足裨史氏之缺文，更有一讀的必要。

萬有文庫

種千一集一第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錄

| | |
|-------------|----|
| 送徐吳二子序 | 一 |
| 八陣圖序 | 一 |
| 樓山堂遺集序 | 一〇 |
| 陳其年詩序 | 一 |
| 贈陳郎序 | 一四 |
| 答田中丞書 | 一八 |
| 癸未去金陵日與阮光祿書 | 二六 |
| 爲司徒公與寧南侯書 | 三一 |
| 與任王谷論文書 | 三一 |
| 與吳駿公書 | 三七 |
| 與吳駿公書 | 四二 |

| | |
|-----------|-----|
| 代司徒公論流賊形勢 | 四六 |
| 太常公家傳 | 五二 |
| 司成公家傳 | 六〇 |
| 賈生傳 | 六八 |
| 吳伯裔伯胤傳 | 七二 |
| 徐作霖張渭傳 | 七五 |
| 湯御史傳 | 七九 |
| 寧南侯傳 | 八五 |
| 李姬傳 | 九四 |
| 馬伶傳 | 九七 |
| 陳將軍二鶴記 | 一〇〇 |
| 壯悔堂記 | 一〇三 |

管夫人畫竹記 一〇五

太子丹論 一〇七

書吳延仲集後 一一二

明東平州太守常公墓誌銘 一二五

明都察院左都御史太子少保贈少保陳公墓誌銘 一二七

郭老僕墓誌銘 一三六

祭吳次尾文 一三〇

憫獐 一三二

盧告 一三五

送徐吳二子序

侯子旣放，涉江返棹，棲乎高陽之舊廬。日召酒徒，飲醇酒，醉則仰天而歌猛虎行。^④戒門者曰：『有冠儒冠，服儒服，而以儒術請問者，^⑤固拒之。』於是侯子之庭無儒者迹。

○徐吳二子謂徐作霖吳伯奇也，後皆有傳。○放，放黜也。

○高陽地名，帝顓頊國於高陽，即今河

南高陽城。

○猛虎行，樂府平調曲名。

○請間，謂請空隙之時間以白事，不欲對衆言之也。

一日遇豎儒於途。○勞侯子曰：『子之術可以封，然且不免於洴澼絖者，不善用其手也。○吾願授子！』侯子叱曰：『是七聖焉羣迷，而黃帝之所聽焚者也，而豎儒又何知？○而身且死，而猶傳蓬萊之藥，^⑥而又誰欺？』言未畢，豎儒返走。於是侯子出，皆避去，無所與語者。

○豎儒，小儒之稱。

○洴澼絖，音瓶霹曠（文一）（文一）（互文），謂漂絮於水上也。莊子

逍遙遊：「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絖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遇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七）

聖謂黃帝方明昌寓張若譖朋昆闢滑稽也。莊子徐无鬼：「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驂乘，張若譖朋前馬，昆闢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无所問途，適遇牧馬童子，問途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爲天下。』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聽熒疑惑不明之貌，而爾也下兩而皆同。此言爲天下之道，聖人尚迷惑不明，爾小儒又何知也。（四）蓬萊之藥猶言不死之藥也。史記封禪書：「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在渤海中，蓋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在焉。」

會時時從其故人吳伯裔，徐作霖遊。一日二子過侯子，置酒，伺其飲酣而謁之曰：「我將走北闕，○以儒術售天子，賴子一言以壯我，且拒，奈何！」侯子曰：

『吾惡夫豎儒者，惡其羣鴟逐鳳凰而鳴噪焉。○其後者，嫉其文采之異己也。蜀之犬望日而嗥者，○少所見多所怪也。蚓廉蟻信，而自以爲得繩墨也。○今二子皆落脫^⑤好飲酒，醉後讀書不求章句，是吾所燭照而求者也。雅^⑥善歌猛虎，二子願聞之乎？今夫虎見人無不噬者，然遇嬰兒則舍之，神不動也不敢觸醉夫，避其氣也；○故欲求可以制虎者，嬰兒之神，而加以醉夫之氣，庶乎近之矣。今天下之虎多矣，往見獵虎者禹步而入山嵎，○以爲誦符而騎其項，旣見虎，則又首鼠，○亦焉往而不爲所噬哉？』

○古者建闕於宮殿之北，故曰北闕。○焉猶於也，孟子：『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嗥音豪（ㄏㄠ），野獸聲也。韓愈文：『蜀山高霧重，見日時少，每至日出，則羣大疑而吠之。』○蚯，王安石詩：『葉壞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蟻，宋姚鎔翁白蟻文：『有事則同心協力，不約而競集號令，信也。』此以喻小廉小信，繩墨所以爲直之具，故以喻法度。○落脫，猶落托也。○雅，極也。○雜志：『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可懼。』又『虎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醒，俟其

懼也。

○凡步履兩足不能相過者謂之禹步；見荀子；又今羽士作法步魁罡，卽所謂禹步也。山曲

曰隅。

○首鼠猶首尾，畏首畏尾者稱首鼠兩端。

二子徐起，謝侯子曰：『吾聞鄭之人有覆蕉者，以爲夢而失。』○醒乃求之，然則凡有所求者，寐且不可，而况於醉耶！子教我醉，是猶適越而北轍也。○不如輶駕。』

○列子：『鄭之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爲夢焉。』○越南越也，今廣東廣西地。轍，駕車之木，施於輿底軸上，左右各一，外出向前者。

侯子曰：『二子行矣！二子所言者，逐鹿之幻者也，是猶畫虎也。』○安知鹿之不且爲馬？安知馬之非卽吾尻臂，浸假而化焉？至於無窮！○子其能醒而憶之耶？今天子憫生民之被噬，方欲驅虎，然屬之人輒色變者，無他，醒故也。衆人皆醒，二子獨醉，吾且以二子爲嬰兒也。二子行矣！』